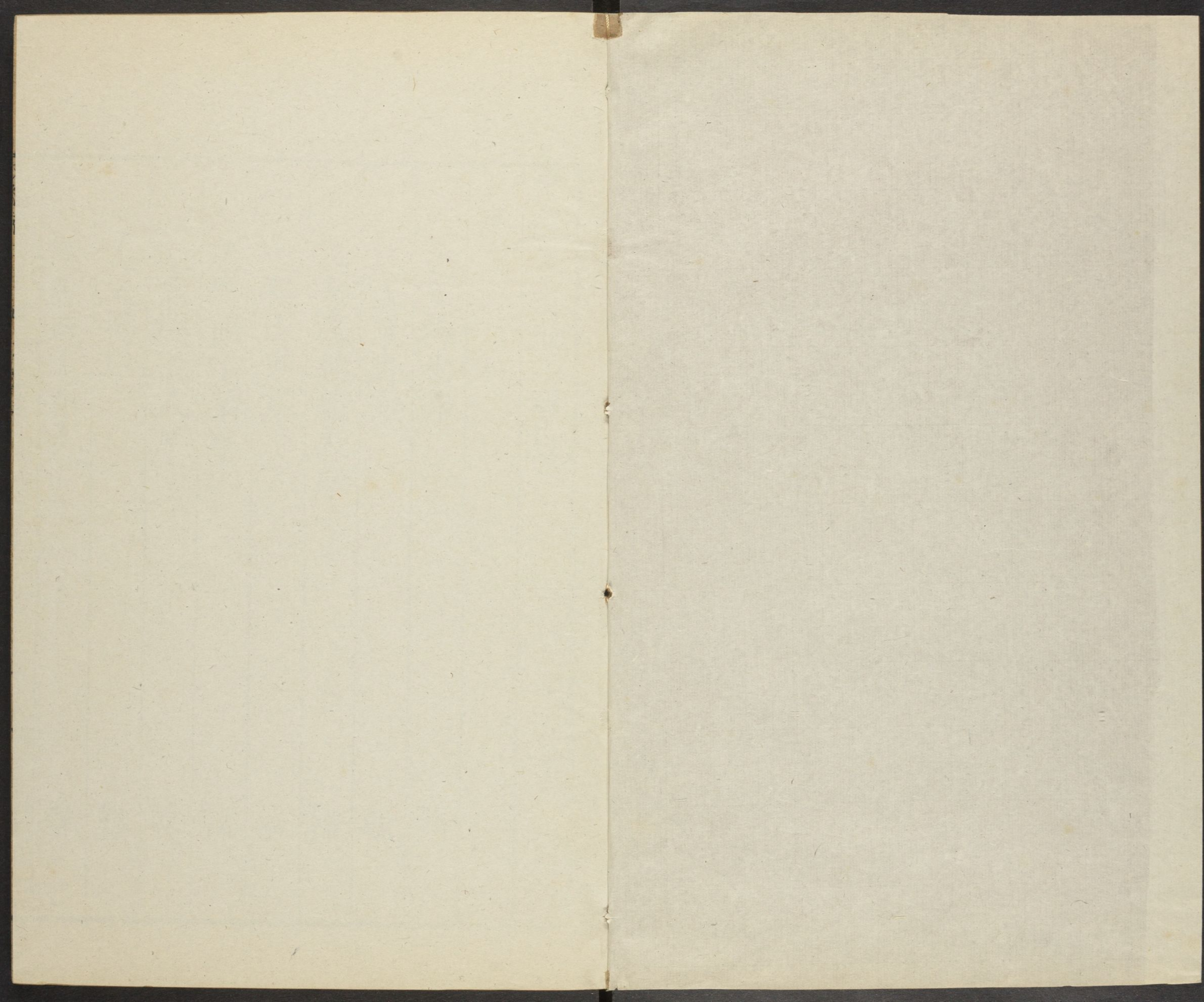


T 5238.07 / 0623



文編卷之五十四目錄

序三

送王秀才序

韓

送孟東野序

韓

送李愿歸盤谷序

韓

送楊少尹序

韓

送齊皞下第序

韓

送高閑上人序

韓

送文暢序

韓

送廖道士序

韓

哈佛大學
圖書館
珍藏
印



送水陸運使韓侍御歸所治序

韓

送鄭尚書權序

韓

送鄭十校理序

韓

送幽州李端公序

韓

送楊支使序

韓

送許郢州序

韓

贈崔復州序

韓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韓

送石處士序

韓

送殷貞外序

韓

送湖南李正字序

韓

送竇從事序

韓

贈張童子序

韓

送王秀才序

韓

送牛堪序

韓

送陳秀才彤序

韓

送孟秀才序

韓

送薛存義之任序

柳

送李判官往桂州序

柳

送董邵南序

柳

送徐從事北遊序

柳

送王陶序

歐

送張唐民歸青州序

歐

送徐無黨南歸序

歐

送楊賓序

歐

送楊子聰戶曹序

歐

送王聖紀赴扶風主簿序

歐

送秘書丞宋君歸太學序

歐

送田畫秀才寧親萬州序

歐

送周屯田序

曾

送江任序

曾

送丁琰序

曾

送蔡元振序

曾

贈黎安二生序

曾

送趙宏序

曾

送陳升之序

王

送孫正之序

王

文編卷之五十四直序

荆川 武進唐順之應德甫 選批

門人 丹陽姜 寶廷善 編次

知福州府塾江湖 帛子行 校刊

送王秀才序

立題格

韓

吾常以爲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
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
諸侯之國又各以所能授弟子原遠而末益分蓋子
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爲莊周故周
之後喜稱子方之爲人荀卿之書語聖人必曰孔子

子弓子弓之事業不傳惟太史公書弟子傳有姓名
字曰馯臂子弓子弓受易於商瞿孟軻師子思子思
之蓋出曾子自孔子沒羣弟子莫不有書獨孟軻
氏之傳得其宗故吾少而樂觀焉太原王墳示予所
為文好舉孟子之所道者與之言信悅孟子而屢贊
其文辭夫沿河而下苟不止雖有遲疾必至於海如
不得其道也雖疾不止終莫幸而至焉故學者必慎
其所道道於楊墨老莊佛之學而欲之聖人之道猶
航斷港絕潢以望至於海也故求觀聖人之道必自
孟子始今墳之所由既幾於知道如又得其船與

知沿而不止嗚呼其可量也哉

此是立主意之文而要緊全在好舉孟子之所道者一句

送孟東野序

立題格

韓

此段文字錯綜

物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
無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
也或炙之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人之於言也亦然
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訶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
乎口而為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樂也者鬱於中而
泄於外者也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金石絲竹匏土

革木八者物之善鳴者也維天之於時也亦然擇其

善鳴者而假之鳴是故以鳥鳴春以雷鳴夏以蟲鳴

秋以風鳴冬四時之相推致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

其於人也亦然人聲之精者為言言文辭之於言又其

精也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其在唐虞咎陶禹其

善鳴者也而假以鳴夔弗能以文辭鳴又自假於韶

以鳴夏之時五子以其歌鳴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凡

載於詩書六藝皆鳴之善者也周之衰孔子之徒鳴

之其聲大而遠傳曰天將以夫子為木鐸其弗信矣

乎其末也莊周以其荒唐之辭鳴楚大國也其亡也

以屈原鳴滅孫辰孟軻荀卿以道鳴者也楊朱墨翟

管夷吾晏嬰老聃申不害韓非脊到田駢鄒衍尸佼

孫武張儀蘇秦之屬皆以其術鳴秦之興李斯鳴之

漢之時司馬遷相如楊雄最其善鳴者也其下魏晉

氏鳴者不及於古然亦未嘗絕也就其善者其聲清

以浮其節數以急其辭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為言

也亂雜而無章將天醜其德莫之顧邪何為乎不鳴

其善鳴者也唐之有天下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李白

杜甫李觀皆以其所能鳴其存而在下者孟郊東野
始以其詩鳴其高山魏晉不懈而及於古其他侵淫

物

以下只是叙歷代之善

作文詞者而立論乃爾奇則筆力固不可到也

乎漢氏矣。從吾遊者，李翱、張籍，其尤也。三子者之鳴，承接妙信善矣。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邪？抑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邪？三子者之命，則懸乎天矣。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以悲東野之役於江南也？有若不釋然者，故吾道其命於天者以解之。

送李愿歸盤谷序

韓

太行之陽有盤谷，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草木藂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友人李愿居之，愿之

言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于人，名聲昭于時，坐于廟朝，进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旗旄，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才俊滿前，道古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煩；曲眉豐頰，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惠中，飄輕裾，翳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閒居，妬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大丈夫之遇知於天子，用力於當世者，之所爲也。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窮居而野處，升高而望遠，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採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

起居無時惟適之安與其有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
後與其有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車服不維刀鋸
不加理亂不知黜陟不聞大夫夫不遇於時者之所
爲也我則行之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
足將進而趨起口將言而囁嚅處穢汙而不羞觸刑
辟而誅戮徼幸於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其於爲人賢
不肖何如也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爲
之歌曰

盤之中維予之宮盤之土可以稼盤之泉可濯可沿
盤之阻誰爭予所窈而深廓其有容繚而曲如往而
復嗟盤之樂兮樂且無殃虎豹遠跡兮蛟龍遁藏鬼
神守護兮呵禁不祥飲則食兮壽而康無不足兮奚
所望膏吾車兮秣吾馬從予于盤兮終吾生以徜徉
此篇當看其造語形容

送楊少尹序

借客格

韓

叙得奇

昔疏廣受二子以年老一朝辭位而去于時公卿設
供張祖道都門外車數百兩道路觀者多歎息泣下
共言其賢漢史旣傳其事而後世工畫者又圖其迹
至今照人耳目赫赫若前日事國子司業楊君巨源
方以能詩訓後進一旦以年滿七十亦白丞相去歸

前後照應而錯綜變化不可言
其鄉世常說古今人不相及今楊與二疏其意豈異

也予忝在公卿後遇病不能出不知楊侯去時城門

外送者幾人車幾兩馬幾疋道邊觀者亦有歎息知

其為賢與否而大史氏又能張大其事為傳繼二疏

蹤跡不落莫否見今世無工畫者而畫與不畫固不

論也然吾聞楊侯之去丞相有愛而惜之者白以其

為都少尹不絕其祿又為歌詩以勸之京師之長於

詩者亦屬而和之又不知當時二疏之去有是事否

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中世士大夫以官為家罷

則無所於歸楊侯始如冠舉於其鄉歌鹿鳴而來也今

之歸指其樹曰某樹吾先人之所種也某水某丘吾

童子時所釣遊也鄉人莫不加敬誠子孫以楊侯不

去其鄉為法古之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於社者其

在斯人歟其在斯人歟

此等文字蘇曾王集內無之

送齊皞下第序

古今格

韓

古之所謂公無私者其取捨進退無擇於親踈遠邇

惟其宜可焉其下之視上也亦惟視其舉黜之當否

不以親踈遠邇疑乎其上之人故上之人行志擇誼

坦乎其無憂於下也下之人克已慎行確乎其無惑

於上也是故爲君不勞而爲臣甚易見一善焉可得
詳而舉也見一不善焉可得明而去也及道之衰上
下文疑於是乎舉讎舉子之事載之傳中而稱美之
而謂之忠見一善焉若親與邇不敢舉也見一不善
焉若疏與遠不敢去也衆之所同好焉矯而黜之乃
公也衆之所同惡焉激而舉之乃忠也於是乎有違
詞足以發難言之情心之行有佛志之言有內媿之名若然者俗所謂良
有司也膚受之訴不行於君巧言之誣不起於人矣
烏虜今之君天下者不亦勞乎爲有司者不亦難乎
爲人嚮道者不亦勤乎是故端居而念焉非君人者

之過也則曰有司焉非有司之過也則曰今舉天下
人焉則非今舉天下人之過也蓋其漸有因其本有
根生於私其親成於私其身以已之不直而謂人皆
然其植之也固久其除之也實難非百年必世不可
得而化也非知命不可得而改也過接亦便已矣乎其終

能復古乎若高陽齊生者其起予者乎齊生之兄爲
時名相出藩于南朝之碩臣皆其舊交齊生舉進士
有司用是連枉齊生齊生不以云乃曰我之未至也
有司其枉我哉我將利吾器而俟其時耳抱負其業
東歸於家吾觀於人有不得志則非其上者衆矣亦

莫計其身之短長也。若齊生者既至矣，而曰我未也。結得奇不以閔於有司，其不亦鮮乎哉？吾用是知齊生後日誠良有司也。能復古者，也。公無私者也。知命不惑者也。何等造語也。

草書

送高閑上人序

立題格

韓

苟可以寓其巧智，使機應於心，不挫於氣，則神完而守固，雖外物至不膠於心。堯舜禹湯治天下，養叔治射，庖丁治牛，師曠治音，聲扁鵲治病，僚之於丸，秋之於弈，伯倫之於酒，樂之終身，不厭奚暇外慕。夫外慕徒業者，皆不造其堂，不濟其闕者也。往時張旭善草

書，不治他伎，喜怒窘窮，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於心，必於草書焉。發之觀於物，見山水崖谷，鳥獸蟲魚，草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霹靂，歌舞戰鬥，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於書。故旭之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何等過接妙今閑之於草書，有旭之心哉。不得其心而逐其跡，未見其能旭也。為旭有道，利害必明，無遺錙銖情，炎於中，利欲闢進，有得有喪，勃然不釋，然後一決於書，而後旭可幾也。今閑師浮屠氏，一死生，解外膠，是其為心，必泊然無所起，其於世必淡然無所嗜，泊

與淡相遭頽墮委靡潰敗不可收拾則其於書得無
象之然乎然吾聞浮屠人善幻多技能閑如通其術
則吾不能知矣
轉絕高

奇妙

送文暢序

反題格

韓

人固奇有儒名而墨行者問其名則是校其行則非可
以與之游乎如有墨名而儒行者問其名則非校其
行則是可與之游乎開闔圓轉真如走盤之珠楊子雲稱在門牆則麾之在
夷狄則進之吾取以為法焉浮屠師文暢喜文章其
周遊天下凡有行必請於搢紳尤生以求咏訶其所
志貞元十九年春將行東南柳右宗元為之請解其

天地間有數文字裝得所得叙詩累百餘篇非至篤好其何能致多如

是邪惜其無以聖人之道告之者而徒舉浮屠之說
贈焉夫文暢浮屠也如欲聞浮屠之說當自就其師
而問之何故謂吾徒而來請也彼見吾君臣父子之
懿文物事為之盛其心有慕焉拘其法而未能入故
樂聞其說而請之如吾徒者宜當告之以二帝三王
之道日月星辰之行天地之所以著鬼神之所以幽
人物之所以蕃江河之所以流而語之不當又為浮
屠之說而瀆告之也此文一直說下而前後照應在其民之初生固若禽獸夷狄然聖
人者立然後知宮居而粒食親親而尊尊生者養而

死者藏是故道莫大乎仁義教莫正乎禮樂刑政施之於天下萬物得其宜措之於其躬體安而氣平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文武以是傳之周公孔子書之於冊中國之人世守之今可思浮屠者孰為而孰傳之邪夫鳥俛而啄仰而四顧夫獸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為已害也猶且不免焉弱之肉疆之食今吾與文暢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邪夫不知者非其人之罪也知而不為者惑也悅乎故不能即乎新者弱也知而不以告人者不仁也告而不以

實者不信也余既重柳請又嘉浮屠能喜文辭於是乎言

送廖道士序

貫珠格

韓

在前後諸文中雖同體格而此篇獨奇

五岳於中州衡山最遠南方之山巍然高而大者以百數獨衡為宗最遠而獨為宗其神必靈衡之南八九百里地益高山益峻水清而益駛其最高而橫絕南北者嶺郴之為州在嶺之上測其高下得三之二焉中州清淑之氣於是焉窮氣之所窮盛而不過必蜿蟺扶輿磅礴而鬱積衡山之神既靈而郴之為州又當中州清淑之氣蜿蟺扶輿磅礴而鬱積其水土

之所生神氣之所感白金水銀丹砂石英鍾乳橘柚
之包竹箭之美千尋之名材不能獨當也意必有魁
竒忠信林德之民生其間而吾又未見也其無乃迷
惑溺沒於老佛之學而不出邪廖師郴民而學於衡
山氣專而容寂多藝而善遊豈吾所謂魁竒而迷溺
者邪廖師善知人若不在其身必在其所與遊訪之
而不吾告何也於其別申以問之

送水陸運使韓侍御歸所治序 叙事格韓

六年冬振武軍吏走驛馬詣闕告饑公卿廷議以轉
運使不得其人宜選才幹之士往換之吾族子重華

適當其任至則出贓罪吏九百餘人脫其桎梏給耒
耜與牛使耕其傍便近地以償所負釋其粟之在吏
者四十萬斛不徵吏得去罪死假種糧齒平人有以
自效莫不涕泣感奮相率盡力以奉其令而又爲之
奔走經營相原隰之宜指授方法故連二歲大熟吏
得盡償其所亡失四十萬斛者而私其贏餘得以蘇
息軍不復饑君曰此未足爲天子言請益募人爲十
五屯屯置百三十人而種百頃令各就高爲堡東起
振武轉而西過雲州界極於中受降城出入河山之
際六百餘里屯堡相望寇來不能爲暴人得肆耕其

中少可以罷漕輓之費朝廷從其議秋果倍收歲省
度支錢千三百萬八年詔拜殿中侍御史錫服朱銀
其冬來朝奏曰得益開田四千頃則盡可以給塞下
五城矣田五千頃法當用人七千臣令吏於無事時
督習弓矢爲戰守備因可以制虜庶幾所謂兵農兼
事務一而兩得者也大臣方持其議吾以爲邊軍皆
不知耕作開口望哺有司常僦人以車船自他郡往
輸乘沙逆河遠者數千里人畜死蹄踵交道費不可
勝計中國坐耗而邊吏恒苦食不繼今君所請田皆
故秦漢時郡縣地其課績又已驗白若從其言其利

未可遽以一二效也今天子方舉羣策以收太平之
功寧使士有不逮盃用之歎懷竒見而不得施設也君
又何憂而中臺士大夫亦同言侍御韓君前領三縣
紀綱二州奏課常爲天下第一行其計於邊其功烈
又赫赫如此使盡用其策西北邊故所沒地可指期
而有也聞其歸皆相勉爲詩以推大之而屬余爲序

送鄭尚書權序

叙事格

韓

此叙事之文極似太史公

嶺之南其州七十其二十二隸嶺南節度府其四十
餘分四府府各置帥然獨嶺南節度爲大府大府始
至四府必使其佐啓問起居謝守地不得即賀以爲

禮歲時必遣賀問致水土物大府帥或道過其府
帥必戎服左握刀右屬弓矢帕首袴鞞迎郊及既至
大府帥先入據館帥守屏若將趨入拜庭之爲者大
府與之爲讓至一再乃敢改服以賓主見適位執爵
皆興拜不許乃止虔若小侯之事大國有大事諮而
後行隸府之州離府遠者至三千里懸隔山海使必
數月而後能至蠻夷悍輕易怨以變其南州皆岸大
海多洲島飄風一日踔數千里漫瀾不見蹤迹控御
失所依險阻結黨仇機毒矢以待將吏撞搪呼號以
相和應蜂屯蟻雜不可爬梳好則人怒則獸故常薄

其征入簡節而踈目時有所遺漏不究切之長養以
兒子至紛不可治乃草薙而命內獮之盡根株痛斷乃
止其海外雜國若耽浮羅流求毛人夷亶之州林邑
扶南真臘子陀利之屬東南際天地以萬數或時候
風潮朝貢蠻胡賈人舶交海中若嶺南帥得其人則
一邊盡治不相寇盜賊殺無風魚之災水旱厲毒之
患外國之貨日至珠香象犀玳瑁竒物溢於中國不
可勝用故選帥常重於他鎮非有文武威風知大體
可畏信者則不幸徃徃有事長慶三年四月以工部
尚書鄭公爲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徃踐其任鄭公

嘗以節鎮襄陽又帥滄景德棣歷河南尹華州刺史
皆有功德可稱道入朝爲金吾將軍散騎常侍工部
侍郎尚書家屬百人無數畝之宅僦屋以居可謂貴
而能貧爲仁者不富之效也及是命朝廷莫不悅將
行公卿大夫士苟能詩者咸相率爲詩以美朝政以
慰公南行之思韻必以來字者所以祝公成政而來
歸疾也

送鄭十校理序

分段格

韓

秘書御府也天子猶以爲外且遠不得朝夕視始更
各段敘事格聚書集賢殿別置校讎官曰學士曰校理常以寵丞

相爲大學士其他學士皆達官也校理則用天子之
名能文學者苟在選不計其秩次惟所用之由是集
賢之書盛積盡秘書所有不能處其半書日益多官
日益重四年鄭生涵始以長安尉選爲校理人皆曰
是宰相子能恭儉守教訓好古義施於文辭者如是
而在選公卿大夫家之子弟其勸耳矣愈爲博士也
始事相公於祭酒分教東都生也事相公於東太學
今爲郎於都官也又事相公於居守三爲屬吏經時
五年觀道德於前後聽教誨於左右可謂親薰而炙
之矣其高大遠密者不敢隱度論也其勤已而務博

施以已之有欲人之能不知古君子何如耳今生始
進仕獲重語於天下而慊慊若不足真能守其家法
矣其在門者可進賀也求告來寧朝夕侍側東都士
大夫不得見其面於其行日分司吏與留守之從事
竊載酒肴席定鼎門外盛賓客以餞之既醉各爲詩
五韻且屬愈爲序

送幽州李端公序

叙事格

韓

元年今相國李公爲吏部員外郎愈嘗與偕朝道語
幽州司徒公之賢只曰某前年被詔告禮幽州入其地
之勞之使里至每進益恭及郊司徒公紅幘首韓

握刀左右雜佩弓韋服矢插房俯立迎道左某禮辭
曰公天子之宰禮不可如是及府又以其服即事某
又曰公三公不可以將服承命卒不得辭上堂即客
階坐必東向愈曰國家失太平於今六十年夫十甲
十二子相配數窮六十其將復平平必自幽州始亂
之所出也今天子大聖司徒公勤於禮庶幾帥先河
南北之將來覲奉職如開元時乎李公曰然今李公
既朝夕左右必數數爲上言元年之言殆合矣端公
歲時來壽其親東都東都之大夫士莫不拜于門其
爲公佐甚忠意欲司徒公功名流千萬歲請以愈言

爲使歸之獻

送楊支使序

相形格

韓

愈在京師時嘗聞當今藩翰之賓客惟宣州爲多賢與之游者二人隴西李博清河崔羣羣與博之爲人吾知之道不行於主人與之處者非其類雖有享之以季氏之富不一日留也以羣博論之凡在宣州之幕下者雖不盡與之遊皆可信而得其爲人矣愈未嘗至宣州而樂頌其主人之賢者以其取人信之也今中丞之在朝愈日侍言於門下其來而鎮茲土也有問湖南之賓客者愈曰知其客可以信其主者宜

州也知其主可以信其客者湖南也去年冬奉詔爲邑於陽山然後得謁湖南之賓客於幕下於是知前之信之也不失矣及儀之之來也聞其言而見其行則向之所謂羣與博者吾何先後焉儀之智足以造謀材足以立事忠足以勤上惠足以存下而又侈之以詩書六藝之學先聖賢之德音以成其文以附其質宜乎從事於是府而流聲實於天朝也夫樂道人

之善以勤其歸者乃吾之心也謂我爲邑長於斯而媚夫人云者不知言者也工乎詩者歌以繫之

送許郢州序

牽合格

韓

愈嘗以書自通於于公累數百言其大要言先達之士得人而託之則道德彰而名問流後進之士得人而託之則事業顯而爵位通下有矜乎能上有矜乎位雖恒相求而不相遇于公不以其言爲不可復書曰足下之言是也于公身居方伯之尊畜不世之材而能與卑鄙庸陋相應答如影響是非忠乎君而樂乎善以國家之務爲已任者乎愈雖不敢私其大恩抑不可不謂之知已恒矜而誦之情已至而事不從小人之所不爲也故於使君之行道刺史之事以爲于公贈凡天下之事成於自同而敗於自異爲刺史

者恒私於其民不以實應乎府爲觀察使者恒急於其賦不以情信乎州繇是刺史不安其官觀察使不得其政財已竭而歛不休人已窮而賦愈急其不去爲盜也亦幸矣誠使刺史不私於其民觀察使不急於其賦刺史曰吾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惠不可以獨厚觀察使亦曰某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歛不可以獨急如是而政不均令不行者未之有也其前之言者于公旣已信而行之矣今之言者其有不信乎縣之於州猶州之於府也有以事乎上有以臨乎下同則成異則敗者皆然也非使君之賢其誰能信之愈於

使君非燕游一朝之好也故其贈行不以頌而以規
此文作二段後總繳

贈崔復州序

韓

有地數百里趨走之吏自長史司馬以下數十人其
祿足以仁其三族及其朋友故舊樂乎心則一境之
人喜不樂乎心則一境之人懼丈夫官至刺史亦榮
矣雖然幽遠之小民其足跡未嘗至城邑苟有不得
其所能自直於鄉里之吏者鮮矣况能自辨於縣吏
兩段只似一段此文之妙處乎能自辨於縣吏者鮮矣况能自辨於刺史之庭乎
由是刺史有所不聞小民有所不宣賦有常而民

無恒水旱癘疫之不期民之豐約懸於州縣令不以
言連帥不以信民就窮而歛愈急吾見刺史之難為
也崔君為復州其連帥則于公崔君之仁足以蘇復
人于公之賢足以庸崔君有刺史之榮而無其難為
者將在於此乎愈嘗辱于公之知而舊游于崔君慶
復人之將蒙其休澤也於是乎言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叙事格

韓

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羣遂空夫冀北馬多天下
伯樂雖善知馬安能空其羣邪解之者曰吾所謂空
非無馬也無良馬也伯樂知馬遇其良輒取之羣無

留良焉苟無良雖謂無馬不爲虛語矣東都固士大夫之冀北也恃才能深藏而不市者洛之北涯曰石生其南涯曰溫生大夫烏公以鈇鉞鎮河湯之三月以石生爲才以禮爲羅羅而致之幕下未數月也以溫生爲才於是以石生爲媒以禮爲羅又羅而致之幕下東都雖信多才士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一人焉拔其尤自居守河南尹以及百司之執事與吾輩二縣之大夫政有所不通事有所可疑奚所諮而處焉士大夫之去位而巷處者誰與嬉遊小子後生於何考德而問業焉搢紳之東西行過是都者無所禮於其廬若是而稱曰大夫烏公一鎮河陽而東都處士之廬無人焉豈不可也繳夫南面而聽天下其所託重而恃力者惟相與將耳相爲天子得人於朝廷將爲天子得文武士於幕下求內外無治不可得也愈縻於茲不能自引去資二生以待老今皆爲有力者奪之其何能無介然於懷邪生旣至拜公於軍門其爲吾以前所稱爲天下賀以後所稱爲吾致私怨於盡取也留守相公首爲四韻詩歌其事愈因推其意而序之

送石處士序

叙事格

韓

文編卷之五十四
此等文歐蘇曾王俱無之
河陽軍節度御史大夫烏公節度之三月求士於從

事之賢者有薦石先生者公曰先生何如曰先生居
嵩邱瀝穀之間冬一裘夏一葛食朝夕飯一盂蔬一
盤人與之錢則辭請與出游未嘗以事辭勸之仕不
應坐一室左右圖書與之語道理辨古今事當否論
人高下事後當成敗若河決下流而東注若駟馬駕
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爲之先後也若燭照數計
而龜卜也大夫曰先生有以自老無求於人其肯爲
某來邪從事曰大夫文武忠孝求士爲國不私於家
方今寇聚於恒師環其疆農不耕收財粟殫亡吾所

處地歸輸之塗治法征謀宜有所出先生仁且勇若
以義請而彊委重焉其何說之辭於是撰書詞具馬
幣卜日以授使者求先生之廬而請焉先生不告於
妻子不謀於朋友冠帶出見客拜受書禮於門內宵
則沐浴戒行李載書冊問道所由告行於常所來往
晨則畢至張上東門外酒三行且起有執爵而言者
曰大夫真能以義取人先生真能以道自任決去就
爲先生別又酌而祝曰凡去就出處何常惟義之歸
遂以爲先生壽又酌而祝曰使大夫恒無變其初無
務富其家而饑其師無甘受佞人而外敬正士無味

於誦言惟先生是聽以能有成功保天子之寵命又
祝曰使先生無圖利於大夫而私使其身圖先生起
拜祝辭曰敢不敬蚤夜以求從祝規於是東都之人
士咸知大夫與先生果能相與以有成也遂各爲歌
詩六韻退愈爲之序云

送殷貞外序

韓

唐受天命爲天子凡四方萬國不問海內外無小大
咸臣順於朝時節貢水土百物大者特來小者附集
元和睿聖武皇帝旣嗣位悉治方內就法度十二
年詔曰四方萬國惟回鶻於唐最親奉職尤謹丞相

其選宗室四品一人持節往賜君長告之朕意又選
學有經法通知時事者一人與之爲貳由是殷侯侑
自大常博士遷尚書虞部貞外卽兼侍御史朱衣象
笏承命以行朝之大夫莫不出餞酒半右庶子韓愈
執盞言曰殷大夫今人適數百里出門惘惘有離別
可憐之色持被入直三省丁寧顧婢子語刺刺不能
休今子使萬里外國獨無幾微出於言面豈不真知
輕重大丈夫哉丞相以子應詔真誠知人士不通經
果不足用於相屬爲詩以道其行云

送湖南李正字序

韓

貞元中愈從太傅隴西公平汴州李生之尊府以侍
御史管汴之鹽鉄日爲酒殺羊享賓客李生則尚與
其弟學讀書習文辭以舉進士爲業愈於太傅府年
最少故得交李生父子問公薨軍亂軍司馬從事皆
死侍御亦被讒爲民日南其後五年愈又貶陽山令
今愈以都官郎守東都省侍御自衡州刺史爲親王
長史亦留此掌其府事李生自湖南從事請告來觀
於時太傅府之士惟愈與河南司録周君獨存其外
則李氏父子相與爲四人離十三年幸而集處得燕
而舉一觴相屬此天也非人力也侍御與周君於今
爲先輩成德李生温然爲君子有詩八百篇傳誅於
時惟愈也業不益進行不加脩顧惟未死耳徃拜侍
御謁周君按李生退未嘗不發媿也徃時侍御有無
盡費於朋友及今則又不忍其三族之寒饑聚而館
之䟽遠畢至祿不足以養李生雖欲不從事於外其
勢不可得已也重李生之還者皆爲詩愈最故故又
爲序云

送竇從事序

韓

踰甌閩而南皆百越之地於天文其次星紀其星牽
牛連山隔其陰鉅海敵其陽是維島居卉服之民風

氣之殊著自古昔唐之有天下號令之所加無異於
遠近民俗既遷風氣亦隨雪霜時降癘疫不興瀕海
之饒固加於初是以人之之南海者若東西州焉皇
帝臨天下二十有二年詔工部侍郎趙植爲廣州刺
史盡牧南海之民署從事扶風竇平平以文辭進於
其行也其族人殿中侍御史牟合東都交遊之能文
者二十有八人賦詩以贈之於是昌黎韓愈嘉趙南
海之能得人壯從事之答於知我不憚行之遠也又
樂其宗貽周之愛其族叔父能合文辭以寵榮之作
送竇從事少府平序

贈張童子序

柳揚格

韓

天下之以明二經舉於禮部者歲至三千人始自縣

只是科

舉常事而叙得何等類性

只是科舉常事而叙得何等類性

考試定其可舉者然後升於州若府其不能中科者
不與是數焉州若府總其屬之所升又考試之如縣
加察詳焉定其可舉者然後貢於天子而升之有司
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數焉謂之鄉貢有司者摠州
府之所升而考試之加察詳焉第其可進者以名上
於天子而藏之屬之吏部歲不及二百人謂之出身
能在是選者厥惟艱哉二經章句僅數十萬言其傳
注在外皆誦之又約知其大說繇是舉者或遠至十

餘年然後與乎三千之數而升於禮部矣又或遠至
十餘年然後與乎二百之數而進於吏部矣班白之
老半焉昏塞不能及者皆不在是限有終身不得與
焉者張童子生九年自州縣達禮部一舉而進立於
二百之列又二年益通二經有司復上其事繇是拜
位兵曹之命人皆謂童子耳目明達神氣以靈余亦
備童子之獨出于等夷也童子請於其官之長隨父
而寧母歲八月自京師道陝南至虢東及洛師北過
大河之陽九月始來及鄭自朝之聞人以及伍都之
伯長群吏皆厚其餼賂或作詞詩以嘉童子童子亦

樂矣雖然愈將進童子於道使人謂童子求益者非
欲速成者夫少之與長也異觀少之時人惟童子之
異及其長也將責成人之禮焉省多少言語成人之禮非盡於童
子所能而已也然則童子宜暫息乎其已學者而勤
乎其未學者可也愈與童子俱陸公之門人也慕回
路二子之相請贈與處也故有以贈童子

立意

送王秀才序

尚奇格

韓

吾少時讀醉鄉記私怪隱居者無所累於世而猶有
是言豈誠旨於味邪及讀阮籍陶潛詩乃知彼雖偃
蹇不欲與世接然猶未能平其心或為事物是非相

感發於是有託而逃焉者也。若顏氏子操瓢與簞，曾參歌聲若出金石，彼得聖人而師之，汲汲每若不可及於外也。固不暇尚何麴蘖之託而昏冥之逃邪？吾又以悲醉鄉之徒不遇也。建中初，天子嗣位，有意貞觀開元之丕績，在廷之臣爭言事當此時，醉鄉之後世又以直廢，吾既悲醉鄉之文辭而又嘉良臣之烈思，識其子孫今子之來見我也。無所挾，吾猶將張之，况文與行不失其世，守渾然端且厚，惜乎吾力不能振之，而其言不見信於世也。於其行，姑與之飲酒。

送牛堪序

閒說格

韓

此等體格是沒要沒際文字
以明經舉者，誦數十萬言，又約通大義，微辭引類，旁出入他經者，又誦數十萬言，其爲業也勤矣。登第於有司者，去民畝而就吏祿，由是進而累爲卿相者，常常有之，其爲獲也亦大矣。然吾未嘗聞有登第於有司而進謝於其門者，豈有司之待之也抑以公不以情舉者之望於有司也，亦將然乎其進而謝於其門也，則爲私乎抑無乃人事之未思或者不能舉其禮乎？若牛堪者，思慮足以及之，材質足以行之，而又不聞其往者，其將有以哉？遠衆而求識，立竒而取名，非堪心之所存也。由是而觀之，若堪之用心，其至於大

官也不爲幸矣。堪太學生也。余博士也。博士師屬也。於其登第而歸，將榮於其鄉也。能無說乎。

此篇文字意格異常

送陳秀才彤序

脫空格

韓

讀書以爲學，績言以爲文，非以誇多而闡靡也。蓋學所以爲道，文所以爲理耳。苟行事得其宜，出言適其要，雖不吾面，吾將信其富於文學也。潁川陳彤始吾見之，揚湖南門下，頎然其長，薰然其和，吾目其貌耳。其言因以得其爲人及其文也。果若不可及夫。湖南之於人，不輕以事接，爭名者之於藝，不可以虛屈。吾

見湖南之禮有加，而同進之士交譽也。又以信吾信之不失也。如是而又問焉：以質其學策焉，以考其文，則何信之有？故吾不徵於陳，而陳亦不出於我。此豈非古人所謂可爲智者道，難與俗人言者類邪？凡吾從事於斯也，久未見舉進士有如陳生而不如志者，於其行姑以是贈之。

此必其人無實行，可稱故爲文如此

送孟秀才序

韓

今年秋見孟氏子瑄於郴，年甚少，禮甚度，手其文一編，甚鉅，退披其編以讀之，盡其書，無有不能。吾固心

存而目識之矣其十月吾道於衡潭以之荆累累見
孟氏子焉其所與偕盡善人長者吾益以奇之今將
去是而隨舉於京師雖不有請猶將彊而授之以就
其志况其請之煩邪京師之進士以千數其人靡所
不有吾常折肱焉其要在詳擇而固交之善雖不吾
與吾將彊而附不善雖不吾惡吾將彊而拒苟如是
其於高爵猶階而升堂又况其細者邪

送何堅序

韓

何於韓同姓爲近堅以進士舉於吾爲同業其在太
學也吾爲博士堅爲生生博士爲同道其識堅也十

年爲故人同姓而近也同業也同道也故人也於其
不得願而歸其可以無言邪堅道州人道之守陽公
城賢也道於湖南爲蜀州湖南楊公憑又賢也堅爲
民堅又賢也湖南得道爲屬道得堅爲民堅歸唱其
州之父老子弟服陽公之令道亦唱其縣與其比州
服楊公之令吾聞鳥有鳳者恒出於有道之國當漢
時黃霸爲潁川是鳥實集而鳴焉若史可信堅歸吾
將賀其見鳳而聞其鳴也已

此篇在短文中尚爲奇作

激切

送薛存義之任序

譬喻格

柳

河東薛存義將行椰子載肉于俎崇酒于觴追而送之江之游飲食之且告曰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職乎蓋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于土者出其十一備乎吏使司平於我也今受其直怠其事者天下皆然豈唯怠之又從而盜之向使備一夫於家受若直怠若事又盜若貨器則必甚怒而黜罰之矣以今天下多類此而民莫敢肆其怒與黜罰何哉勢不同也勢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有達于理者得不恐而畏乎存義假令零陵二年矣蚤作而夜思勤力而勞心訟者平賦者均老弱無懷詐暴憎其爲不虛

取直也的矣其知恐而畏也審矣吾賤且辱不得與考績幽明之說於其往也故賞以酒肉而重之以辭

送李判官往桂州序

柳

士之習爲吏者恒病於少文故給而不肆飾於華者恒病於無斷故放而不制今李生學於詩有年矣吟詠風賦頗聞乎人至于是州惟州之牧咨焉以贊戎事而糾羣吏甚直且武豈所謂吏而華者耶以府喪罷去擇而之乎有禮之邦推是道也以往然而不際於禮則吾不知也

此尚是柳州好文

送董邵南序

短格

柳

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舉進士連不得志於有司懷抱利器鬱鬱適茲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夫以子之不遇時苟慕義彊仁者皆愛惜焉矧燕趙之士出乎其性者哉然吾嘗聞風俗與化移易吾惡知其今不異於古所云邪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董生勉乎哉吾因子有所感矣爲我弔望諸君之墓而觀於其市復有昔時屠狗者乎爲我謝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

送徐從事北遊序

柳

讀詩禮春秋莫能言說其容貌充充然而聲名不聞傳於世豈天下廣大多儒而使然歟將晦其說諱其讀不使世得聞傳其名歟抑處於遠仕於遠不與通都大邑豪傑角其伎而至於是歟不然無顯者爲之倡以振動其聲歟今之世不能多儒可以蓋生者觀生亦非晦諱其說讀者然則餘二者爲之決矣生北遊必至通都大邑通都大邑必有顯者由是其果聞傳於世歟苟聞傳必得位得位而以詩禮春秋之道施於事及於物思不負孔子之筆舌能如是然後可以爲儒儒可以說讀爲哉

嚴密

送王陶序

脫卸格

歐

六經皆載聖人之道而易著聖人之用吉凶得失動
 靜進退易之事也其所以為之用者剛與柔也乾健
 坤順剛柔之大用也論剛至於八卦之變六爻之錯剛與
 柔迭居其位而吉亨利無咎凶厲悔吝之象生焉蓋
 剛為陽為德為君子柔為陰為險為小人自乾之初
 九為姤而上至於剝其卦五皆陰剝陽之卦也小人
 之道長君子靜以退之時也自坤之初六為復而上
 至於夫其卦五皆剛決柔之卦也小人之道消君子
 動以進而用事之時也夫剛之為德君子之常用也

鹿民利物功莫大焉其為卦過泰之三而四為大壯
 五為夬壯者壯也夬者決也四陽雖盛而猶有二陰
 然陽衆而陰寡則可用壯以攻之故其卦為壯五陽
 而一陰陰不足為直可決之而已故其卦為夬然則
 君子之用其剛也審其力視其時知陰險小人之必
 可去然後以壯而決之夫勇者可犯也彊者可誣也
 聖人於壯決之用必有戒焉故大壯之彖辭曰大壯
 利正其象辭曰君子非禮弗履夬之彖辭曰健而說
 決而和其象辭曰居德則忌以明夫剛之不可獨任
 也故復始而亨臨浸而長泰交而大壯以衆攻其寡

夫乘其衰而決之夫君子之用其剛也有漸而不失其時又不獨任必以正以禮以說以和而濟之則功可成此君子動以進而用事之方也太原王陶字樂道好剛之士也常嫉世陰險而小人多居京師不妄與人遊力學好古以信自守今其初仕於易得君子動以進之象故予爲剛說以贈之大壯之初九曰壯于趾征凶夫之初九亦曰壯于趾往不勝爲咎以此見聖人之戒用剛也不獨著於彖象而又常深戒於其初嗚呼世之君子少而小人多君之力學好剛以蓄其志未始施之於事也今其往尤宜慎乎其初

送張唐民歸青州序

古今格

歐

予讀周禮至於教民興學選賢命士之法未嘗不輟而歎息以謂三代之際士豈皆素賢哉古今人為善難易當其王道備而習俗成仁義禮樂達於學孝慈友悌達於家居有教養之漸進有爵福之勸苟一不勉則又有屏黜不齒戮辱之羞然則士生其間其勢不得不至於爲善也豈必生知之賢及後世道缺學廢苟僞之俗日成而忘其教養之具至於爵祿黜辱之法又失其方而不足以勸懼然則士生其間能自爲善卓然而不惑者非其生知之性天所賦予其孰能至哉則凡所謂

南豐文之祖

賢者其可貴於三代之士遠矣故善人尤少幸而有則往往饑寒困踣之不暇其幸者或艱而後通夫賢者豈必困且艱歟蓋高世則難合違俗則多窮亦其勢然也嗚呼人事脩則天下之人皆可使為善士廢則雖天所賦予其賢亦困於時夫天非不好善其不勝於人力者其勢之然歟此所謂天人之理在於周易否泰消長之卦能通其說則自古賢聖窮達而禍福皆可知而不足怪秀才張生居青州其母賢而知書三子喪其二獨生最賢行義聞於鄉而好學力為古文是謂卓然而不惑者也今年舉進士黜於有司

母老而貧無以養謂困且艱矣嗟乎予力既不能周於生而生尤好易常以講於予若歸而卒其業則天命之理人事之勢窮達禍福可以不動于其心雖然若生者豈必窮也哉安知其不艱而後通也哉

累層之文

送徐無黨南歸序

累基格

歐

草木鳥獸之為物衆人之為人其為生雖異而為死則同一歸於腐壞澌盡泯滅而已而衆人之中有聖賢者固亦生且死於其間而獨異於草木鳥獸衆人者雖死而不朽逾遠而彌存也其所以為聖賢者脩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

文辭

存也脩於身者無所不獲施於事者有得有不得焉
其見於言者則又有能有不能也施於事矣不見於
言可也自詩書史記所傳其人豈必皆能言之士哉
脩於身矣而不施於事不見於言亦可也孔子弟子
有能政事者矣有能言語者矣若顏回者在陋巷曲
肱饑卧而已其羣居則默然終日如愚人然自當時
羣弟子皆推尊之以爲不敢望而及而後世更百千
歲亦未有能及之者其不朽而存者固不待施於事
况於言乎予讀班固藝文志唐四庫書目見其所列
自三代秦漢以來著書之士多者至百餘篇少者猶
三四十篇其人不可勝數而散亡磨滅百不一二存
焉予竊悲其人文章麗矣言語工矣無異草木榮華
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也方其用心與力之勞亦
何異衆人之汲汲營營而忽焉以死者雖有遲有速
而卒與三者同歸於氓滅夫言之不可恃也蓋如此
今之學者莫不慕古聖賢之不朽而勤一世以盡心
於文字間者皆可悲也東陽徐生少從予學爲文章
稍稍見稱於人旣去而與羣士試於禮部得高第由
是知名其文辭日進如水涌而山出予欲摧其盛氣
而勉其思也故於其歸告以是言然予固亦喜爲文

辭者亦因以自警焉

六一公身蹈此弊故言之親切如此

送楊寘序

假說格

歐

予嘗有幽憂之疾退而閒居不能治也既而學琴於友人孫道滋受宮聲數引久而樂之不知疾之在其體也夫琴之爲技小矣及其至也大者爲宮細者爲羽操絃驟作忽然變之急者悽然以促緩者舒然以和如崩崖裂石高山出泉而風雨夜至也如怨夫寡婦之歎息雌雄雍雍之相鳴也其憂深思遠則舜與文王孔子之遺音也悲愁感憤則伯奇孤子屈原忠

臣之所歎也喜怒哀樂動人心深而純古淡泊與夫堯舜三代之言語孔子之文章易之憂患詩之怨刺無以異其能聽之以耳應之以手取其和者道其堙鬱寫其憂思則感人之際亦有至者焉予友楊君好學有文累以進士舉不得志反從廕調爲尉於劍浦區區在東南數千里外是其心固有不平者且少又多疾而南方少醫藥風俗飲食異宜以多疾之體有不平之心居異宜之俗其能鬱鬱以久乎然欲平其心以養其疾於琴亦將有得焉故予作琴說以贈其行且邀道滋酌酒進琴以爲別

送楊子聰戶曹序

歐

士之仕於州郡者必視其地大小高下之望以爲輕重河南大府也參軍雖卑以望而高下之固與他州郡異矣然地大望高居者皆將相名臣達官居又不久率一二歲而甚者半歲而易故河南吏民間坐而偶語道某相某將某官者常名斥而一二歲數之至於卽中御史方鎮牧守使人貴客由河南出者入不候於疆去不餞于郊途逢而不避市坐者不起豈素慢哉蓋其見之習也彼視公卿大臣要官其易如此矧所謂參軍者邪其不羣嘲而隨侮之幸也參軍每

上府望門而趨吏摩以肩過不揖反就馬持刺執版求通姓名雖心負其所有欲進自達不可得其勢鬱鬱卑且賤反甚於它州郡故爲之者未嘗樂也然其間能自以頭角頎然而出者鮮矣其才能之美非有異乎衆莫能也戶曹參軍楊子聰居府中常衣青衫騎破虎韉出入府門下人固輩視而槩易之居一歲相國彭城公薦之集賢學士謝公又薦之士之有文而賢者盡交之其能出其頭角矣若去而之他州郡不特頎然而出矣遂將傑然以獨立也子聰南人樂其土風今秩滿調於吏部必吏於南也吾見南之州

文獻卷之五十四
郡有傑然而獨出者必楊子聰也

送王聖紀赴扶風主簿序 引事格 歐

前年五月大霖雨殺麥河溢東畿浸下田已而不雨
至于八月菽粟死高田三司有言前時溢博州民冒
河爲言得免租者蓋萬計今歲秋當租懼民幸水旱
因緣得妄免以虧兵食慎勅有司謹之朝廷因舉田
令約束州縣吏吏無遠近皆望風惡民言水旱一以
農田勑限甚者笞而絕之畿之民訴其縣不聽則訴
於開封又不聽則相與聚立宣德門外訴於宰相於
是遣吏四出視諸縣視者還而或言災或言否然言

否者十七八最後視者還言民實災而吏徒畏約束
以苟自免爾天子聞之惻然盡蠲畿民之租余嘗竊
歎曰民生幸而爲畿民緩急近而易知也雨降于天
河溢于地與赤日之出是三者物之易見也前二三
歲旱蝗相連朝廷歲歲隨其災之厚薄蠲其賦之多
少至兵食不足則歲糴或入粟以爵而充之是在上
者之愛人而仁人之心易惻也以易知之近言易見
之事告易惻之仁然吏一壅之幾不得達况四海之
大幾萬里而遠事之難知不若霖潦赤日之易見者
何數使上有惻之之心不得達于下下有思告之苦

文編卷之五十四 一序
不得通於上者吏居其間而壅之爾可勝歎哉扶風
爲縣限關之西距京師在千里外民之不幸而事有
隱微者何限其能生死曲直之者令與主簿尉三人
而已民之志得不壅而聞于州州不壅而聞于上縣
不壅而民志通者令與主簿尉達之而已王君聖紀
主簿於其縣聖紀好學有文佐是縣也始試其爲政
焉故以夫素所歎者告之

送秘書丞宋君歸太學序

歐

陋巷之士其藜藿而脩仁義毀譽不干其守饑寒不
累其心此衆人以爲難而君子以爲易生于高門世
襲軒冕而躬布衣膏帶之行其驕榮佚欲之樂生長
于其間而不溺其習日見于其外而不動乎其中此
雖君子猶或難之學行足以立身而進不止材能足
以高人而志愈下此雖聖人亦以爲難也書曰不自
滿假又曰汝惟不矜不伐以舜禹之明猶以是爲相
戒懼况其下者哉此誠可謂難也已廣平宋君宣獻
公之子公以文章爲當世宗師顯于朝廷登于輔弼
清德著于一時令名垂于後世君少自立不以門地
驕于人旣長學問好古爲文章天下賢士大夫皆稱
慕其爲人而君謙然常若不足于已者守官太學其

寂寞以自處日與寒士往來而從先生國子講論道
德以求其益夫生而不溺其習此蓋出其天性其見
焉而不動于中者由性之明學之而後至也學而不
止高而愈下予自其幼見其長行而不倦久而愈篤
可知其將無所不至焉也孟子所謂孰能禦之者歟
予陋巷之士也遭時奮身竊位于朝守其貧賤之節
其臨利害禍福之際常恐其奪也以予行君子之所
易者猶若是知君行聖賢之所難者為難能也歲之
三月來自京師拜其舅氏予得延之南齋聽其論議
而慕其為人雖與之終身久處而不厭也留之數日
而去於其去也不能忘言遂為之序

送田畫秀才寧親萬州序 廣題格 歐

叙得頓挫

五代之初天下分為十三四及建隆之際或滅或微

其在者猶七國而蜀與江南地最大以周世宗之雄
三至淮上不能舉李氏而蜀亦恃險為阻秦隴山南

皆被侵奪而荆人縮手歸峽不敢西窺以爭故地及

太祖受天命用兵不過萬人舉兩國如一郡縣吏何

其備歟當此時文初之祖從諸將西平成都及南攻

金陵功最多於時語名將者稱田氏田氏攻書史官

祿世于家至今而不絕及天下已定將率無所用其

武士君子爭以文儒進故文初將家子及衣白衣從
鄉進士舉於有司彼此一時亦各遭其執而然也文
初辭業通敏爲人敦潔可喜歲之仲春自荆南西拜
其親於萬州維舟夷陵予與之登高以遠望遂遊東
山窺綠蘿溪坐磐石文初愛之數日乃去夷陵者其
地志云北有夷山以爲名或曰巴峽之險至此地始
平夷蓋今文初所見尚未爲山川之勝者由此而上
泝江湍入三峽險怪竒絕乃可愛也插尾當王師伐蜀時
兵出兩道一自鳳州以入一自歸州以取忠萬以西
今之所經皆王師嚮所用武虜覽其山川可以慨然
而賦矣 不深用意而自精妙

送周屯田序

抑揚格

曾

士大夫登朝廷年七十上書去其位天子宮其一子
而聽之亦可謂榮矣然而有若不釋然者余爲之言
曰古之士大夫倦而歸者安車儿杖膳羞被服百物
之珍好自若天子養以燕享飲食鄉射之禮自比子
弟祖講鞫臚以薦其物諮其辭說不於庠序則於朝
廷時節之賜與縉紳之禮於其家者不以朝則以夕
上之聽其休焉不敢勤以事下之自老爲無爲而尊
榮也今一日辭事還其廬徒御散矣賓客去矣百物

之順其欲者不足人之羣嬉屬好之交不與約居而獨游散棄乎山墟林莽陋巷窮閭之間如此其於長者薄也亦曷能使其不歎然於心耶細潤雖然不及乎尊事可以委蛇其身而益閑不享乎珍好可以窒煩除薄而益安不離乎深山長谷豈不足以易其庠序之位不居其榮豈有患乎其辱哉然則古之所以殷勤奉老者皆世之任事者所自為於士之倦而歸者顧為煩且勞也今之置古事者顧有司為少耳士之老於其家者獨得其自肆也然則何為動其意耶予為之言者尚書屯田員外郎周君中復周君與先人俱

天聖二年進士與予舊且好也既為之辨其不釋然者又欲其有以處而樂也讀予言者可無異周君而病今之失矣

富麗
飽滿

送江任序

宦遠
兩股格

曾

均之為吏或中州之人用於荒邊側境山區海聚之間蠻夷異域之處或燕荆越蜀海外萬里之人用於中州以至四遐之鄉相易而往其山行水涉沙莽之馳往往為風霜冰雪瘴霧之毒之所侵加蛇龍虺蜴虎豹之群之所抵觸衝波急湫隕崖落石之所覆壓其進也莫不贏糧裹藥選舟易馬力與曹伍而後動

戒朝奔夜變更寒暑而後至至則宮廬器械被服飲食之具土風氣候之宜與夫人民謠俗語言習尚之務其變難遵而其情難得也則多愁居惕處嘆息而思歸及其久也所習已安所蔽已解則歲月有期可引而去矣故不得專一精思脩治具以宣布天子及下之仁而爲後世可守之法也或九州之人各用於其土不在西封在東境士不必勤舟車輿馬不必力而已傳其邑都坐其堂奧道途所次升降之倦凌冒之虞無有接於其形動於其慮至則耳目口鼻百體之所養如不出乎其家父兄六親故舊之人朝夕相

見如不出乎其里山川之形土田市井風謠俗習辭說之變利害得失善惡之條貫非其童子之所聞則其少長之所游覽非其自得則其鄉之先生老者之所告也所居已安所有事之宜皆已習熟如此故能專慮致勞營職事以宣上恩而脩百姓之急其施爲先後不待旁諮久察而與奪損益之幾已斷於胸中矣豈累夫孤客遠寓之憂而以苟且決事哉臨川江君任爲洪之豐城此兩縣者牛羊之牧相交樹木果蔬五穀之壟相入也所謂九州之人各用於其土者孰近於此旣已得其所處之樂而厭聞飶聽其民人

之事而江君又有聰明敏慧之才廉潔之行以行其政吾知其不去圖書議論之適賓客之好而所為有餘矣蓋縣之治則民自得於大山深谷之中而州以無為於上吾將見江西之幕府無南嚮而慮者矣於其行遂書以送之

此文作兩段一段言用于異鄉之難為治一段言用于其土之易為治

送丁琰序

古今格

魯

最難也

重重冒頭

守令之於民近且重易知矣予嘗論今之守令有道而聞四方者不過數人此數人者非特任守令也

此數人有千里者相接而無一賢守有百里者相環而無一賢令至天子大臣嘗患其然則任奉法之人嚴刺察之科以繩治之諸郡守縣令以罪不任職或黜或罷者相繼於外於是下詔書擇廷臣使各舉所知以任守令是天子大臣愛國與民而重守令之意可謂無不至矣而詔書雖下舉者卒不聞惟令或以舊制舉不若循歲月而授每舉者有姓名得而視之推考其材行能堪其舉者卒亦未見焉舉者既然矣則以余之所見聞陰計其人之孰可舉者卒亦未見焉疏暢猶恐余之愚且賤聞與見焉者少不足以知天下

之材也則求夫賢而有名位聞與見之傳者而從之
照應
問其人之孰可舉者卒亦未見焉豈天下之人固可
相對整齊
誣而天固不生材於今哉使天子大臣患天下之弊
則數更法以禦之法日以愈密而弊日以愈多豈今
法不勝其弊
之去古也遠治天下卒無術哉蓋古人之有庠有序
有師友之游有有司之論而賞罰之始於鄉屬於天
下為教之詳至此也士也有聖人之道則皆得行其
教有可教之質則皆可為材且良故古之賢也多賢
之多則自公卿大夫至於牛羊倉廩賤官之選咸宜
焉獨千里百里之長哉其為道豈不約且明其為政

天下之材豈不多哉其豈有勞於求而不得人密於
法而不勝其弊若今之患哉今也庠序師友賞罰之
法非古也士也有聖人之道欲推而教於鄉於天下
則無路焉人愚也則愚矣可教而賢者卒誰教之哉
故今之賢也少賢之少則自公卿大夫至于牛羊倉
廩賤官之選常不足其人焉獨守令哉是以其求之
無不至其法日以愈密而不足以為治者其原皆此
之出也已噫奚重而不更也姑蘇人丁君琰佐南城
南城之政平予知其令令曰丁君之佐我也又知其
邑人邑人無不樂道之者予既患今之士而常慕古

文編卷之五十四
在

之人每觀良吏一傳則反覆愛之如丁君之信於其
邑平於勞近邑之所未見故愛之特深今爲令於淮
陰上之人知其材而舉用之也於今也得人矣使丁
君一推是心以往信於此有不信於彼哉求予文者
多矣拒而莫之與也獨丁君之行也不求予文而予
樂道其所常論者以送之以示重丁君且勉之且勉
天下之凡爲吏者也

南豐之文大抵入事以後與前半議論照應不甚
謹嚴

送蔡元振序

立說格

曾

古之州從事皆自辟士士亦擇所從故賓主相得也
如不得其志去之可也今之州從事皆命於朝非惟
守不得擇士士亦不得擇所從賓主豈盡相得哉如
不得其志未可以輒去也故守之治從事無爲可也
守之不治從事舉其政亦勢然也議者不原其勢以
爲州之政當一出於守從事舉其政則爲立異爲侵
官噫從事可否其州事職也不惟其同守之同則舍
已之是而求與之同可乎不可也州爲不治矣守不
自任其責已亦莫之任也可乎不可也則舉其政其
孰爲立異邪其孰爲侵官邪議者未之思也雖然迹

侵官

立異

其所以然豈士之所喜然哉故曰亦勢然也今四方
之從事惟其守之同者多矣幸而材從事眎其政之
缺不過室於嘆途於議而已脫然莫以為已事反是
焉則激激亦奚以為也求能自任其責者少矣為從
事乃爾為公卿大夫士於朝不爾者其幾邪臨川蔡
君從事於汀始試其為政也汀誠為州治也蔡君可
拱而坐也誠未治也人皆觀君也無激也無同也惟
其義而已矣蔡君之任也其異日官於朝一於是而
已矣亦蔡君之任也可不茂歟其行也來求吾文故
序而送之

此文入題以後照應獨為謹密異于南豐諸文

贈黎安二生序

曾

趙郡蘇軾余之同年友也自蜀以書至京師遺余稱
蜀之士曰黎生安生者既而黎生携其文數十萬言
安生携其文亦數千言辱以顧予讀其文誠閱壯雋
偉善反復馳騁窮盡事理而其才力之放縱若不可
極者也二生固可謂魁竒特起之士而蘇君固可謂
善知人者也頃之黎生補江陵府司法參軍將行請
余言以為贈余曰余之知生既得之於心矣乃將以
言相求於外耶黎生曰予與安生之學於斯文里之

人皆咲以爲迂濶今求子之言蓋將解惑於里人余聞之自顧而咲夫世之迂濶孰有甚於余乎知信乎古而不知合乎世知志乎道而不知同乎俗此余所以困於今而不自知也世之迂濶孰有甚於余乎今^低生之迂特以文不近俗迂之小者耳患爲咲於里之人若余之迂大矣使生持吾言而歸且重得罪庸詎止於笑乎然則若余之於生將何言哉謂予之迂爲善則其患若此謂爲不善則有以合乎世必違乎古有以同乎俗必離乎道矣生其無急於解里人之惑則於是焉必能擇而取之遂書以贈二生并示蘇君

以爲何如也

謙論謹密

送趙宏序

辨難格

曾

荆民與蠻合爲寇潭旁數州被其害天子宰相以潭重鎮守臣不勝任爲改用人又不勝復改之守至上書乞益兵詔與撫兵三百殿直天水趙君希道實護以徃希道雅與余接間過余道潭之事予曰潭山川甲兵如何食幾何賊衆寡強弱如何予不能知能知書書之載若潭事多矣或合數道之兵以數萬絕山谷而進其勢非不衆且健也然而卒殲焉者多矣或單車獨行然而以克者相踵焉顧其義信何如耳致

吾義信雖單車獨行寇可以爲無事龔遂張綱祝良之類是也義信不足以致之雖合數道之兵以數萬卒殲焉適重寇耳况致平耶楊旻裴行立之類是也則兵不能致平致平者在太守身耳明也前之守者果能此天子宰相烏用易之必易之爲前之守者不能此也今往者復曰乞益兵何其與書之云者異耶予憂潭民之重困也寇之益張也往時潭吏與旁近郡斡力勝賊者暴骸者戮降者有之今之往者將特不爲是而已耶抑猶不免乎爲是也天子宰相任之之意其然耶潭守近侍臣使撫曰祝潭者郎吏御史博

士相望爲我論其賢者曰今之言古書往往曰迂然書之事乃已試者也事已試而施諸治與時人之自用孰爲得失耶愚言倘可以平潭之患今雖細然大中咸通之間南方之憂嘗劇矣夫豈階於大哉爲近臣郎吏御史博士者獨得而不思也希道固喜事者因其行遂次第其語以送之

好議論

送陳升之序

立說格

王

精覈

今世所謂良大夫者有之矣皆曰是宜任大臣之事者作而任大臣之事則上下一失望何哉人之材有

小大而志有遠近也彼其任者小而責之近則煦煦然仁而有餘於仁矣予予然義而有餘於義矣人見其仁義有餘也則曰是其任者小而責之近夫任將有大此者然上下埃之云爾然後作而任大臣之事作而任大臣之事宜有大此者焉然則煦煦然而已矣予予然而已矣故上下失望豈惟失望哉後日誠有堪大臣之事其名實烝然於上上必懲前日之所埃而逆疑焉暴於下下必懲前日之所埃而逆疑焉上下交疑誠有堪大臣之事者而莫之或任幸欲任則左右小人得引前日之所埃懲之矣噫聖人謂

知人難君子惡名之溢於實爲此則奈何亦精之而已矣惡之則奈何亦充之而已矣知難而不能精之惡之而不能充之其亦殆哉予在揚州朝之人過焉者多堪大臣之事可信而望者陳升之而已矣今去官於宿州予不知復幾何時乃一見之也予知升之作而任大臣之事固有時矣煦煦然仁而已矣予予然義而已矣非予所以望於升之也

送孫正之序

王

時然而然衆人也已然而然君子也已然而然非私已也聖人之道在焉爾夫君子有窮苦顛跌不肯一

勢如貫珠

失訕已以從時者不以時勝道也故其得志於君則
變時而之道若反手然彼其術素脩而志素定也時
乎揚墨已不然者孟軻氏而已時乎釋老已不然者
韓愈氏而已如孟韓者可謂術素脩而志素定也不
以時勝道也惜也不得志於君使真儒之效不白於
當世然其於衆人也卓矣嗚呼予觀今之世圓冠綦
如大裙襜如坐而堯言起而舜趨不以孟韓之心爲
心者果異衆人乎予官於揚得友曰孫正之正之行
古之道又善爲古文予知其能以孟韓之心爲心而
不已者也夫越人之望燕爲絕域也北轅而首之苟
不已無不至孟韓之道去吾黨豈若越人之望燕哉
以正之之不已而不至焉予未之信也一日得志於
吾君而真儒之效不白於當世予亦未之信也正之
之兄官於溫奉其親以行將從之先爲言以處予予
欲默安得而默也

